



好好地爱一次，
胜过十次短暂爱情。

别以为女人心肠软。
女人哭男人会怕。但男人哭，
女人不但不怕，反而会看不起他。

男人的最终任务

阿宽

阿宽，真名陈庆嘉，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一直与传媒结下不解缘，足迹遍及电视、电影、电台、报纸和杂志等。代表作有《小男人周记》。



没有女人的男人，害怕孤独，
有女人的男人，找寻孤独的空间。

序

人生如戏。

对,但人生像一场游戏多过一出戏。

一出戏的主角,多数只能演,不能导。

人生并非全取决于命运,天决定一些,人自己也或多或少,有点自决权。

像游戏。

不同游戏,有不同规则规范着。

游戏开始,就得玩。玩得不好,自然输。玩得好,可以继续玩,多些筹码,多玩一会,到头来,跑到人生尽头,曲终人散,拍手离场。

男人的一场游戏,与女人的玩法不同。男人背负着性别给他的游戏规则。

比如说,他理应“大”,不应“小”。

“大男人主义”对女人来说,是性别歧视,但却是男人人生的游戏规则。

男人“大”,不仅对女人,对同性也一样。

雄性动物通过比拼,优胜者才得到与雌性的交配权,是保障下一代具有优胜者 DNA 的方法,是天然的优生学。

所以男性与男性先天有互相比拼的性格,“大”女人之余,一样要“大”别的男人。

保护弱小,是男人另一个游戏规则。

通过斗争取得的成就和利益,让男性有足够条件保护弱小。保护弱小也是人类顺利繁衍后代的必要条件。

成功男人想拥有或照顾更多女人,是必然的。想要更多后代继承他的成就,也是必然。

游戏的最终目的,只有两个——权力和女人。得到上述两个目的最常用的,是金钱。

男人也有用金钱以外的东西,获取上述两个目的,这东西统称才华。

才华不一定涉及艺术。有口才的男人一样可以得到女人和权力。

所谓“男女平等”,其实是女人要改变她的游戏规则,对男人是极其有利,因为罔顾性别差异,玩相同游戏,对男人更有利。

毕竟,男人在这规则下,已玩惯了。

阿宽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九日

目 录

男人的最终任务	(5)
一、不回归线	(6)
二、不存在的泳池	(9)
三、无情阉割	(14)
四、另一面镜子	(19)
五、不轨的企图	(23)
六、玉石俱焚	(27)
七、轮回的梦	(32)
八、告别的窥看	(38)
九、十三只“A”	(41)
十、第三粒钮	(46)
十一、迷失空间	(51)
十二、滚滚红茶	(56)
十三、一支无言的箭	(60)
十四、绝色	(65)
十五、感觉接触	(70)
十六、战士的不归路	(75)
十七、七科优异的吻(上)	(80)
十八、七科优异的吻(下)	(82)
十九、那一脚凌空抽射	(87)
二十、感情重地 非请勿进	(92)

二十一、大概是,大概非	(97)
二十二、让自己的故事从头开始	(102)
二十三、在对与错之间的一般情况	(106)
二十四、关于同性 关于异性	(111)
二十五、寻常的冒险	(116)
二十六、那个不疯狂	(121)
二十七、两个真相	(126)
二十八、无意的角色转换	(131)
二十九、不道德的胶翼	(136)
三十、“我要结婚了!”	(141)
三十一、我和自己私奔	(145)
三十二、让感觉放假	(150)
三十三、七个晚上	(155)
三十四、准时交货?!	(159)
三十五、属于第四天的恋爱	(164)
三十六、一些感觉 一些错觉	(169)
三十七、最终任务	(174)

爱后始发的情信	(181)
---------------	-------

重 逢	(277)
-----------	-------

男人的最终任务



不回归线

曾经：

三十一岁，聂宏风，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中止恋爱。

一周后，全身细胞，奔走相告。

延续：

北纬 23°27'，北回归线。

地轴向北偏离至此，便向南移。

我一直告诉自己，太阳在这里走上回头路。每年如是。

由出生到现在，我从未离开过北半球。

年纪愈大，愈多事情改变不了。

七四年中三大考，数学一科仅得四十七分。老师认为平均成绩太低，为每位同学加添五分。我得分五十二，顺利升级，除非重读一年，否则不能进入理科。

不能走回头路，那年决定了未来七年的教育，同时知道，永远不能当上医生、化学工程师、科学家。

踏入预科阶段前，要决定修读一年制的中大课程，还是两年制的港大课程。

毕业后三年，大致确定了毕生的好友将会是那几个。

发型衣着、生活品味也大体落实，一旦偏离，会被称为：“坏了”、“受大打击”、“反常”或更严重的批评。

三十岁前人对行头，抓紧据点，认定终生职业。

三十岁后才转行？能捱微薄的收入也敌不过后生竞争者的拼劲。

连家庭电器的牌子都确定了，就算中了三千多万六合彩，我亦编织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暴发梦，走不了样。

我就是这样。

一次又一次踏上不回归线。

我开始忘记女朋友的样子。

我尝试过用组合方法去想像,像小朋友玩 Lego。先是她最别致的一双眸子,然后是圆浑的鼻头,微微向左上斜的嘴角,长长的鹅蛋脸。

失败。总欠了神韵。神韵不知什么时候从脑中溜走。一缕烟的溜走。

和最初恋爱时一样,晚上爱在临睡前想她一遍,却不能在脑中复制一个她出来。

在电话中告诉她:“忘记了你的样子,可以出来看一看吗?”

她一直以为这是约会的借口,到分手后仍未搞清是事实。

她搬来我家住也用相同的借口:“让你晚上一打开眼便看得见。”

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完全没有见面。失恋的事从认识的朋友口中传开,连不认识的人也知道了。

我亲耳听过一次——两个不认识我的人,在讨论我和女朋友分手的事。

我坐在吧台喝闷酒,她们就在邻近的位置滔滔不绝,关于我的事件只占她俩长篇大论的两三分钟。起初还不警觉是自己的故事,直至提及散在床上的面包。

别人的焦点都放在面包上。

我相信世上有人为说话而生存,体内吸收各种养分——维他命 ABCDE、蛋白质、钙质、铁质,统统为了说无聊的话。

像我们设计的玩具,有的耗尽电量,只能拍拍手,张张口,还大批大批制造、倾销。

大概神需要不同的玩具,包括呆的。

我离开香港是九月五日。

飞机在跑道拔起时,机舱斜向上。我有摔开地球的感觉。

手心冒汗。

每次飞机离地的一刻，我禁不住手心冒汗。至今我仍不信一只如此庞大，盛载几百搭客加大量无谓行李的飞机，可以在天空飞行。

是事实仍不敢相信，反而并非属实的我坚信不移。奇怪。

Frank 两日前约我吃 Lunch buffet。他是个典型 buffet 崇拜者。

我对 buffet 半点没好感，自助餐是一种平均收费，再任食客豪情掠夺的进食方式。是胃与胃的较量，是喉咙吞吐量的比拼，是生蚝的殡仪馆，是三文鱼凌迟的展销场。

同时，也是叉烧乳猪最受鄙视的地方。

被奚落的当然还有躺在店里头的猪仔。

Frank 在肥美生蚝上淋上茄酱，将它放在口唇边，用叉子把肥蚝连肉带肠（加上未被蚝消化的秽物）搬进嘴中。

酱汁沾在嘴的周围。

一条发育得很好的舌头伸出来，清洁嘴唇。

他曾自夸是个接吻高手，我好想为他的舌头照一幅相。

假如恐龙没有绝种，恐龙如人类一样发展文化，恐龙今天会不会吃 buffet？躺在餐台上是一个个肥人吧！

要加很多的酱汁。

“CY 加盟的事，跟你提过吧！”他又咀嚼另一只肥蚝，可以想像蚝肉在他口中被咬碎，肉汁溅出，混和口味的情况。

· 用先进的微型镜头可以拍摄成不错的纪录片。

“风！你在听我讲吗？”

“唔！”我用叉子的一个尖，逐粒粟米挑来吃。

“开 management meeting 讲起，给他这样的薪酬，只服侍一个客有点不划算。而他本身也是个肯搏的人，做多一点也没有所谓。”

我明白他要说什么，也给他时间说下去。我有时间可花。

“我想从你那边搬一两个客给他跟，至于人手方面由他自己 team up。你近来心情不好，正好休息一下。”

“你说过各有各做。”我提醒他。

“同一间公司，同舟共济才是。”好听的说法无法掩饰态度的改变。

“风！你这人最大缺点是忌人。”出到责骂这招，“而且你同 client 关系差，你自己有多厉害也没用。”

“那你跟 client 也谈妥了！？”我早知如此。

“人家付钱，事实也得打个照会。但最重要还是看你！”他一向演技不差。我认为好演员未必需要在舞台表演，演活自己一生已经够好。

“那照你意思做吧！”说完我起身去分享一只烤熟的羊腿。

人事部给我的计算是我两年零两个月没放过大假。

两年内的假可以拿，但两年以外的两天假已删除。

“这是剥削！”我不高兴。

“已经出了 memo 叫你放，你自己不放，即是放弃。”人事部主任如此说。

她拥有一个扁平的身躯，多角形的面孔，偏偏每天都有一部宝马 7 系在公司楼下等她。

假期是我应得的，它不像面包，放久了会变坏，也不需要空间贮存。然而过了一段日子，你不拿，便会取消。

公司多得了两天的劳动力。我打算在公司呆坐两天，或用放假心情上班。

两年积下二十八天连续假，我把存放在银行的数万元兑换成加拿大元，买了一张机票，越过北回归线，飞往温哥华。

好多朋友移民到那儿，只想看看有多好。

认识一个人，他从未听过地球有一条“赤道”，但他生活得很好。

不存在的泳池

消逝：

一次又一次的转折点，无论决定错与对，有做或没做，都回不了头。

人生——由出生到死亡的不归路。

聂宏风，男，九一年九月五日离港赴温哥华。

漫无目的。

较早前，即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十时二十二分，女友提出分手。

工作上同时遭遇“一般”困难。

小事一桩，当日新闻并没有提及，九一年大事回顾亦没提。

世界上如有“小事回顾”，也许不错。

面临：

飞机舱内的经济客位坐满了经济的乘客，当中有不少人在谈论经济。

经济专家都不坐经济客位，他们很不经济。

头等舱的意外率跟经济舱相同，但得不到大两呎的座位。花多一万几元，也得不到在大富豪夜总会一万元的享受。

坐在我身旁的的是一个眼睛大大的菲佣。看样子她只有十七、八岁，只身赴彼邦工作。

她随身的行李很多，两大袋塞在椅下，还捧着一个胀满的背囊和一个相机袋，可能头顶的行李箱也是她的。

她身前吃东西的小台也不能放下来，以致在用餐时好狼狈。

我提议她把背囊塞在我座位下，她才有足够的空间进食。

为了避免她感谢我而不断找话题，我索性吃完那顿飞机餐后，闭上双目。

停留在半梦半醒之间，头脑开始肿胀。起初是个人问题在脑海积聚，脑间有一个像肿瘤，但密度相当高的东西合成。

渐渐它吸纳了别人的问题、困难、通过《龙珠》卡通孙悟空“元气玉”收集万物能量的相同方式，收取了所有世界的难题，汇聚于一个脑袋。

它相等于地球一般大，来自地球问题的总和，亦有地球一般大。
而我就顶着这个胀大的头，站在地球一角。

宇宙外客观地看，会见到两个等分的球体，一个超级的哑铃，中间是我岌岌可危的肉身。

大概是起飞时空肚子喝了一整罐啤酒，再混合了用餐时的半杯威士忌做出了幻想。

菲佣见我苏醒过来，递过入境表格，请教我应如何填。

将来一定有一部入境摄影机，把每个人入境人的相貌和资料一并摄进去。

或者由诞生一刹那起，便有一条磁带熨在你身上。

可以想像把人当 credit card 般拉过卡槽，读取资料。

我丧失了部分资料，那是我与女友共同拥有的时间。

现在能从记忆中读取的，只有小部分。为何多年的感情生活，余下的仅此而已？

我再一次脚踏实地。

失落的心情没阻止我看清全机的空中小姐——没有一个特别标致。

不能说她们不漂亮，我只觉得她们偏向一体化，姿态笑容都是划一的。

女菲佣在海关出口前很礼貌地走过来向我道别，她需要另排一次队（持工作签证）办手续。

最后一次回头，看她矮小的身影，碰见她刚投过来送别的眼神。

没有问过她叫什么名字。

迈步出机场，边想：找如此一个女朋友，必然很易满足她。

未想过有一个菲律宾的女朋友。有的话，可以活得像个大少爷。

感情一定比港元汇率高,人不需要有钱,才可活得像少爷、少奶奶,只要有人要求你付出感情便行。

每个人的感情汇率不一。我的处于低水位。

从机场到 downtown,坐的士的费用跟召一辆有黑色制服司机的 limousine 差不多。

就是受不了那份豪气,情愿拣一辆破旧的士。

印籍的司机用英语问我要到哪里。

“Downtown,找一间极廉宜的旅馆。”

“设备差一点,介意吗?”他问。

“我也是个很差的人。”

我坦白,他当我说笑。

车行了二十多分钟,停在一座十二层高的旅馆前。

外面未亮起的霓虹招牌写着“内设餐厅、泳池、洗衣间”。我向司机说:“蛮不错嘛!”

他神秘地笑了笑,意味着什么。

“住不舒服,可以搬过去对面的 Sheraton。”他用手遥遥一指。

一幢灰色高耸的建筑物,就在一街之隔。

我摇了摇头,抽起放在身旁的简便行李,另一手把早预备好的加币交给他。

开车走前,他叫住我。

“老板娘开价五十元一晚,你大可压价四十元。”

果然,她开口是五十元。

老板娘年约五十岁,高我一个头,约有五呎十吋,操带德国口音的英语。

我回价:“三十五元,住四个礼拜。”

她在陈旧的计算机上按了几下。那机应该是昔日计算机的代表作,如今已届风烛残年,发着暗光。

“好!每七天清一次帐,包括电话费。”

待我填好登记表后，她把五〇一号房的锁匙交给我。

没有穿制服的 bell boy 为我提行李。

进入那部六零年代的升降机前，我突然回头问她：“这儿真的有泳池吗？”

“当然有！”她理直气壮地说。

但我花了三天时间去找，却找不到。

我没有再问她，怕她那句冷冷的“当然有”。

五〇一号房的门锁不是每次都打得开。最后发觉是把锁匙向右扭尽，再用脚或用肩膊撞开才可。

门缝近锁处有被撬过多次的痕迹，木也裂开了。

推门进去，地下铺的是长毛地毯，带灰尘的旧色毛毡，令人看去有发痒的感觉。

毛管一阵骚动。

房间很宽敞，有一厅一房，一厕所，还有一个小小的厨房，内有电炉和雪柜。

遗憾的只是每样东西都破烂了。

雪柜冰箱甩了门。黑色的梳化床中间穿了一个大洞。

电炉下面的焗炉生了铁锈。墙脚也有洞。

最经典的是电视 out 了 focus。电话的键盘罩也脱落了，你只能单凭位置判断按下去是哪一个号码。

睡房的床褥高而且硬，人如睡在一个摆放了十年的化石蛋糕上面。

细小的露台颇惹人喜欢，由上向下望有垂直感觉，非常具有跳楼的感觉。

在此蜗居一生会是怎样？

我拿出写满温哥华朋友电话的记事簿，翻开了，没去找任何一个。

完全孤单。

多年来未有过的感觉。

时差在头的中部产生作用。这里的今天,是香港的昨天。

人躺在床上,四壁在慢慢移动。

长毛地毯化成万千条毛冷虫蠕动,吸取室内的物质,令一切下陷

.....

昏睡了。

那泳池真的存在吗?

十二层楼都是房间。我上过天台,上面铺满了碎石。

地库右边是洗衣房,左边有一扇门是后门。

嗯,还有一扇门紧闭着。

没见过有人湿了身子,或裹着毛巾进出。

我不喜欢向别人查问。

记得小时候跟同学说笑:“你以为人类真的登陆月球吗?他们在荷李活弄出来的!”

同学不甘示弱:“你以为真的有荷李活吗?是美国人作出来的。”

我变本加厉:“你以为真的有美国吗?那只是伪做的,是片场呀!”

那时候没见过,便等于不存在。现在很多东西知道了,便信它们存在。

不知道的东西,它们的存在,对我有意义吗?

无情阉割

Rewind:

一七八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英籍船长 John Meares 带了一批广东人远征,抵达诺特卡海湾的温哥华岛(Vancouver Island),建立了城堡。

二百年后,更多更多的香港人登陆,也与美国扯上关系。

聂宏风,男,九一年九月滞留温哥华。

既非移民，也非旅游，亦无心可散。

停留在暂停阶段。

Play(LP):

小学时某一夜，有个想法。

世界可能因我存在。

像拍电影一样，一切身边的角色、布景、情节，都为主角而存在。

两年前，看过一集《Twilight Zone》，也这样拍。

一群矮小的工人，为主角建造世界，但他走得太快，那群工人来不及造，主角看见他们在赶工。

也许每个主观都有一个世界，知得多的较大，知得少的较少。不一样的世界。

找到世界相近的，是你的幸运。

那泳池真的存在吗？

问题一直占据着脑海一个位置。虽然是不起眼的位置，但不需要搜索，你便知它在哪里。

每次我经过接待处，用怀疑的目光投向老板娘时，她都回以一个坚定的眼神。

就算旅馆内不存在泳池，对她来说，一点不重要。

她确信有。

“信者得救”——教会如是说。

我一直都说：恋爱是一种宗教。

记不清是到温哥华的第几天，是四天和五天之间，时差令我搞不清，我才碰见第一个我认识的人。

在此之前，睡醒了觉，我随便在附近的 Starbucks 咖啡店喝了杯热牛奶咖啡，吃一个甜饼，就向前漫步。

以极慢速度移动，倦了坐在路旁，或走进书店打书钉（白看），走上两三小时，便以距离为半径，绕一个半圆形的途径，再走回旅馆。

晚饭千篇一律在离旅馆五分钟脚程的日本馆子吃。

总是相同的薄烧牛肉定食，价钱六元加币左右。

晚饭后，步行廿多分钟，到 Granville Street 的游戏机馆打波子机。

各式各样的波子机，呕吐出浑圆的大钢珠，一个个无聊的男人违反地心吸力，用两个按钮控制两枝活板，把钢珠弹向各处。

每一下碰撞，激发出吵耳的声响，眩目的闪光。

不断得分，不断打，然后获取奖分，换来不断的打。

一个极荒谬而刺激的游戏。

没有人是永远的赢家，因为店铺要关门。

算你打爆了分牌的极限，它可以从头来过，你可以吗？

不少游戏机铺内有小电影看。男人都爱说小电影不好看，想看的时候，小电影还是好看的。

遇到第一个认识的人，是在 Granville Island。

我由旅馆约莫行一小时才到达，是典型的旅游区，奇怪的是本地人也多，大概没地方去。

那儿有工艺品卖，有水上用品卖，也有海鲜卖。当然，也有朋友可碰。

我认得他的脸，记得他的花名叫“猪兜”，一下子却想不起他的名字。

“聂宏风！”

我最怕有人在人海中大声叫我。有人喜欢，他便是这类。

现场懂广东话的都知我叫聂宏风。我要是记起他的名字，也好好大叫他一声。

我厚道不叫他“猪兜”，叫了出来，他准会掉头走。

以前他在我公司跟我时，被人当面叫了一次“猪兜”，便与人打起来。

他把金属胶纸座塞进对方口中，还拉出胶纸贴了对方的嘴。

结果伤者嘴部缝了十针（我怀疑那医生喜欢双数）。